

人生

期三第卷八第

版出日十月三年五十四國民華中

錄目期本

人生聯對	鍾伯毅(封面)
佛學表解五種與百法關係	錢召如(封二)
唯識宗勝義法助、慈航、兩法師生前語錄	力航筆記(1-2)
佛說無量壽佛經詮釋	屈映光(3-6)
五乘佛法淺說(天乘)(續)	朱錦宙(7-8)
陽明與禪日本里見常原著 本刊編委會摘譯(續)	(9-10)
玄奘大師歸骨志惠詩	張默君(10)
知難行易學術探微(續)	蘇邨園(11-12)
佛陀的衆生見(一)	陳璵(12)
再勸南傳大德斷除肉食並答復成	
元法師	念生(13-18)
中華佛教文化館緬甸迎佛記	樂觀(19-20)
法訊語錄	(封三)
影印大藏經委員會業務報導	(封底)

唯識宗勝義

力航筆記

法航 慈航 兩法師生前語錄

云何爲「唯」？唯是獨義，僅有義，不離義，簡持義。云何爲「識」？識是心識，或意識。云何爲「唯識」？其意義有四：①以自然界非自然界一切法的作用，心識的作用獨勝，所以說唯識。②以萬有諸法的一切存在，都是假有的，只有心識才是實有的。所以說唯識。③以一切法的生起和存在，消滅等一切現象，都不能離開心識的關係，所以說唯識。④因爲外部的境界相，原本不是實有的，而衆生執爲實有，故必須簡除這實有的「執」。內在的心識體性作用，又都是實有的，但衆生馳求外境，不知內心的實有，故必須持此心識之「有」。所以說唯識。經云：「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什麼是「萬法」？怎樣是「唯識」？萬法即宇宙萬有，也就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所研究的對象。佛教所謂「法」，包括得很廣，不但心思所及的，言語所至的，皆是法，就是心言所不到的也是法。一切法

有二義：①是「有爲法」與「無爲法」。②是「有漏法」與「無漏法」。這一切法都是不離心識關係的，所以說唯識。

「心」之與「識」，爲一物耶？爲二物耶？若爲一者，既曰唯心，何以重曰唯識？若爲二者，則區分之點安在？欲明斯理，先當知分別世間萬物之體用。

何以謂之體用？如燈是體，光是用；鏡是體，照物是用；手巾是體，洗面是用；明此理，則當知心因體名，識從用立。

此宗之名，約有四：

(一) 唯識宗(依用立名) 因爲在萬有諸法的生起上，心識的影響力最大，雖然說「識外無境」，但是唯識對於外境界物，並不否定其存在。以識用最勝，故名。

(二) 法相宗(依義立名) 「法」的意義極廣，小

至一微塵，大至十方諸佛，十方世界，無邊虛空皆包括之。「相」分二類：①是形相，例云長短方圓。②是義相，例云萬法意義。今此宗從萬法相上，顯示「我」「法」二空之中道勝義，故名。

(三) 慈恩宗(依寺立名) 唐高宗爲報母恩，建慈恩寺於長安，時玄奘大師，專宏唯識，其徒窺基大師，仍住慈恩寺，繼承宏揚此宗，故名。

(四) 華嚴宗(依人立名) 慈氏梵語彌勒，彌勒菩薩，證唯識圓通，故名。

上已釋名竟，今當明傳承系統：

釋迦牟尼佛——彌勒菩薩——無著菩薩——世親菩薩——護法菩薩——戒賢論師——玄奘大師——窺基——智周——慧沼——以至現代太虛大師等。

略標傳承系統，今當明所依經論：

①大方廣佛華嚴經，中國譯本有三種：一爲唐實

又難陀所譯之大方廣佛華嚴經八十卷。二為晉佛陀跋陀羅所譯之大方廣佛華嚴經六十卷。三為唐般若所譯之普賢菩薩行願品四十卷。這華嚴經是釋尊最初在菩提樹下成佛之後，同一班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以及等覺菩薩，四十一位分證法身菩薩，所說佛自己親證的法門。③解深密經，中國譯本有五種：一為唐玄奘所譯之解深密經五卷。二為元魏菩提留支所譯之深密解脫經五卷。三為陳真諦所譯之佛說解脫經一卷。四為劉宋求那跋陀羅所譯之相續解脫地波羅密經一卷。五為相續解脫如來作隨順處了義經。這五種譯本，以玄奘大師所譯的文義最精。因為唯識的「境、行、果」，在此經說得非常圓滿。④楞伽經，中國譯本有三種：一為宋求那跋陀羅所譯之楞伽經四卷。二為唐實叉難陀所譯之楞伽經十卷。三為元魏菩提留支所譯之楞伽經十卷。這三譯，在文字上說，以唐譯為順。在義理上說，以宋譯為精。在宋譯四卷註疏中，分為四十一門，其第一門「諸識生滅門」，第二門「藏識境界門」，尤為唯識學扼要的理論。⑤大乘密嚴經，又名厚嚴經，日照三藏譯為三卷，以偈頌為多，法藏有疏，不過第一品已失，六、七、八最後三品，專談唯識。⑥如來出現功德莊嚴經，⑦阿毘達磨經，這兩部經，中國還沒有譯本。⑧大樂百法明門論，世親菩薩所造，玄奘大師所譯，是把唯識學上的「法相」，一百個名數詳說出來。(參閱本期佛學表解)⑨大乘五蘊論，世親菩薩所造，玄奘大師所譯，是把五蘊的「體性」和「業用」，詳說出來。(參閱本期佛學表解)⑩顯揚聖教論，無著菩薩所造，是把瑜伽師地論的「法義」，解釋出來。⑪攝大乘論，無著菩薩所造，是把大乘的「境、行、果」，總攝無遺。⑫阿毘達磨雜集論，安慧菩薩所集，是把唯識學中「法相名數」，解說清楚。⑬辨中道論，世親菩薩所解釋，是把非空非有的大乘中道，辨析明白。⑭二十唯識論，⑮三十唯識論，均是世親菩薩所造，唐玄奘大師把他帶回中國來

，再彙十家的論釋，順中國的文法，編「成唯識論」十卷，更為詳盡。⑯大乘莊嚴論，是說明大乘的「體性」和「法義」。⑰分別瑜伽論，是說明修「唯識觀」的法義，中國尚無譯本。⑱瑜伽師地論，乃彌勒菩薩所說，唐玄奘大師譯成百卷。道「六經」，「十一論」，均是「唯識宗」所依的典籍。釋名竟，標傳承系統竟，明所依經論竟，今當言其勝義：

(一)引佛藏經論來說明：①百法明門論云：「一切最勝故，心所相應故，二所變現故，三分位差別故，四所顯故」。這五句就是說明唯識的。第一句是指「心王法」，簡稱心法，在一切法中最殊勝的，最有力量的，因為心法能給他法影響，有主動的支配之力，名為「自性唯識」。第二句是指「心所法」，心所是屬於心王的心理作用，與心識相應的，當然心是主體，心所是心的附屬了，名為「相應唯識」。第三句是說明「色法」，即物質外境，是心王與心所變現，所以色法是無實體的，名為「所變唯識」。第四句是指「不相應行」法，是由心識心所和色法，彼此差別作用上所現起的，故是假法，如時間、空間、數量、尺度、得失、生滅相、文字相等，名為「分位唯識」。第五句即是詳明理性的「無為法」，無為也非離有為法別有其體，乃是有為法所顯示的真理，名為「實性唯識」。「心王」「心所」「心法」是心理學所研究的一切心理現象。「色法」「不相應行」兩法，是數學物理學等自然科學所研究的對象。「無為法」，是哲學理性的境界。總之，萬物的事相與理性，皆不離心識所有，故曰唯識。(參閱本期佛學表解)②解深密經說：「我說識所緣，唯識所現故」③解深密經說：「我說識所緣，唯識所現故」，佛說眼等八識心所法，所觀察的一切對象，都是唯識之所變現起來的。「所緣」，即所了別或所分別的解釋：「分別」是簡別境界，「了別」是認識境界。「唯識所現」有二義：一為現起義，二為變現義。凡物皆剎那變，由變而現。變在剎那，現在第二剎那，不變決不現，或者說變現同時。如

穀種子變現芽葉花果等。眼等所緣的種種境界，通通以心識為主緣而變現起來的，故曰唯識。

(二)依哲學理性來說明：現在的哲學家，則分哲學的範圍為三項：①本體論——是研究宇宙世界的道理，及「存在」之本體，與「真實」之要素。又名字宙論，是研究世界之起源及其歷史的發展等。唯識學的第八「阿賴耶識」，是一切法的本論，如攝大乘論名之曰：「所知依」，「所知」即宇宙萬有，「依」即本體之意。又如「自性中，除了獨計所執的「我相」與「法相」是本空外，「依他」與「圓成」都是「有」的，「存在」的。而這些法之所以「有」，是依止阿賴耶識而有，故唯識學之「本體論」，是阿賴耶識。②人生論——是研究人生之來源，究竟人是否由動物進化而來。並研究人類心理學，及如何做人的倫理學。唯識學的第七「末那識」，是一切人我、是非、邪正的起源。沒有「末那」識，就沒有我，一切社會也會平等、自由、自在。人生的倫理道德的基本觀念，就在此識上建立，故唯識學之「人生論」，是末那識。③知識論——是研究知識產生，及其性質和作用的。至於研究知識之真偽、邪正，則是知識論的。唯識學的前六識，即是吾人之五官感覺與意識知覺，是一切知識的來源，知識論如「真唯識量」等，都依前五識建立。又一切人類行為，作善作惡的活動，又是建立在此識上。一切心理的作用現象、性質等等，屬於六識是最廣泛的。科學家的實驗求知的範圍，決不能超出前五識的範圍。哲學家的思索或思維，又出不了意識的範圍，故唯識學之知識論，是建立在前六識上的。

佛學的兩大學派思潮：一、唯識學派是講「有」的，故佛家稱為「有宗」；二、三論學派是講「空」的，故佛家稱為「空宗」。我們現在所講的唯識學，就是偏向於形而上學底「有」的系統，也就是探究宇宙萬有最高的原則。如果把佛學當做一種極高的哲學看，那「唯識學」是代表了半部佛教哲學了。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

偈讚
圖頌
釋頌
(續)

劉宋西域三藏法師曇良耶舍譯
宋大智律師元照偈讚
明無盡禪師傳燈圖頌
屈映光居士校訂
錢召如居士校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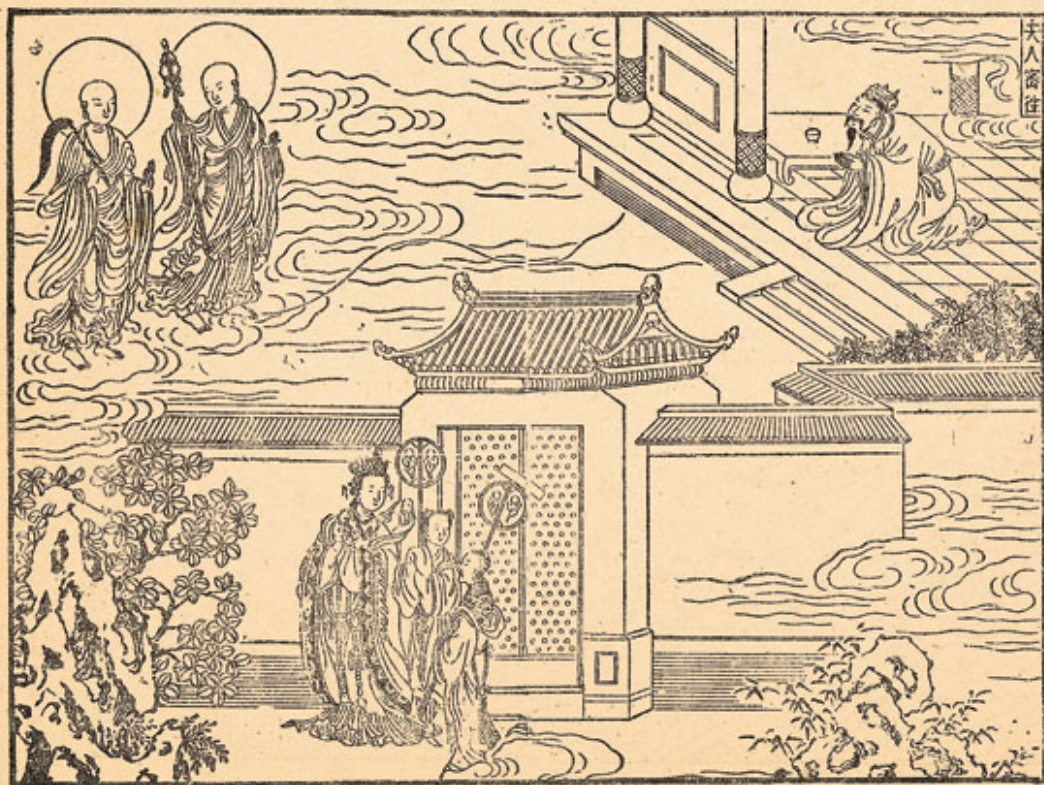
明無盡禪師傳燈圖頌(夫人密往)

國太夫人章提希，
身塗麝香纓成裳，
食已漱口向佛禮，
三七日中顏和悅，
恭敬大王時密往，
日日用以奉大王。
尊者授戒為說法，
怡然清淨得不死。

〔釋名〕「章提希」譯意為思維、思勝、勝妙身，是阿闍世的生母。「八戒」，亦叫八支齋，又叫八關齋，八齋戒，因為七戒一齋的緣故。即①不殺有情的生命。②不取他人不與的物。③非梵行，與五戒中不邪淫者不同。④與心相違的言說。⑤飲諸酒。⑥身塗香飾花鬘，觀舞蹈，聽歌曲。⑦不坐臥在高廣嚴麗的床上。⑧不食午後的食。前七是戒，後一是齋，故又叫八戒齋，離就八種之非法為八戒。「澡」，讀早，洗也，如「澡身浴德」。「酥」，讀蘇，酪屬，用牛羊乳來煎成之食品。「麝」，讀抄，乾糧也。「應舉」，舉，讀准，像麝較小，性銳敏，能捕鳥兔。

〔詮義〕國王被囚禁以後，他的太太名叫章提希，很恭敬他，將身體洗乾淨，用酥蜜和麝，塗在身上。他所帶的環珞，又盛以葡萄的漿，秘密送給他吃。這個時候，他有麝吃，有漿飲，時點水漱漱口，漱口以後，合掌很恭敬的向耆闍崛山，遠遠的禮拜世尊，作這樣子說：「大目犍連啊！你神通第一，你是我的親友啊！願與慈興悲，授我八戒啊！」時目犍連就顯神通，同應舉一樣，很快的飛到他的地方。每天都是這樣，授他的八戒。世尊又差說法第一的富樓那為他說法。這樣日子經過三七日，他吃吃麝蜜，聞聞佛法，顏色非但不凶惡，而且和悅。時阿闍世問守門者：「父王今者猶存在耶？」時守門人白言：「大王！國太夫人，身塗麝香，環珞盛漿，持用上王。沙門目連及富樓那，從空而來，為王說法，不可禁制。時阿闍世聞此語已，怒其母曰：我母是賊，與賊為伴。沙門惡人，幻惑呪術，令此惡王，多日不死。即執利劍，欲害其母。時有一臣，名曰月光，聰明多智，

夫人密往圖



及與善婆，爲王作禮，自言：大王！臣聞毗陀論經說：劫初以來，有諸惡王，貪國位故，殺害其父一萬八千，未曾聞有無道害母，王今爲此殺逆之事，汙利利種，臣不忍聞，是旃陀羅，我等不宜復住於此。時二大臣，說此語竟，以手按劍，卻行而退。時阿闍世驚怖惶懼，告善婆言：汝不爲我耶？善婆自言：大王！慎莫害母。王聞此語，懺悔求救，即便捨劍，止不害母。勅語內官，閉置深宮，不令復出。

明無盡禪師傳燈圖頌（加惡弑母）

闍王來問守門人，

父王今猶存在耶？

聞人具白如上事，

闍世嘆欲殺其母。

月光者婆二大臣，

按劍苦諫怒方息，

勅語內官幽禁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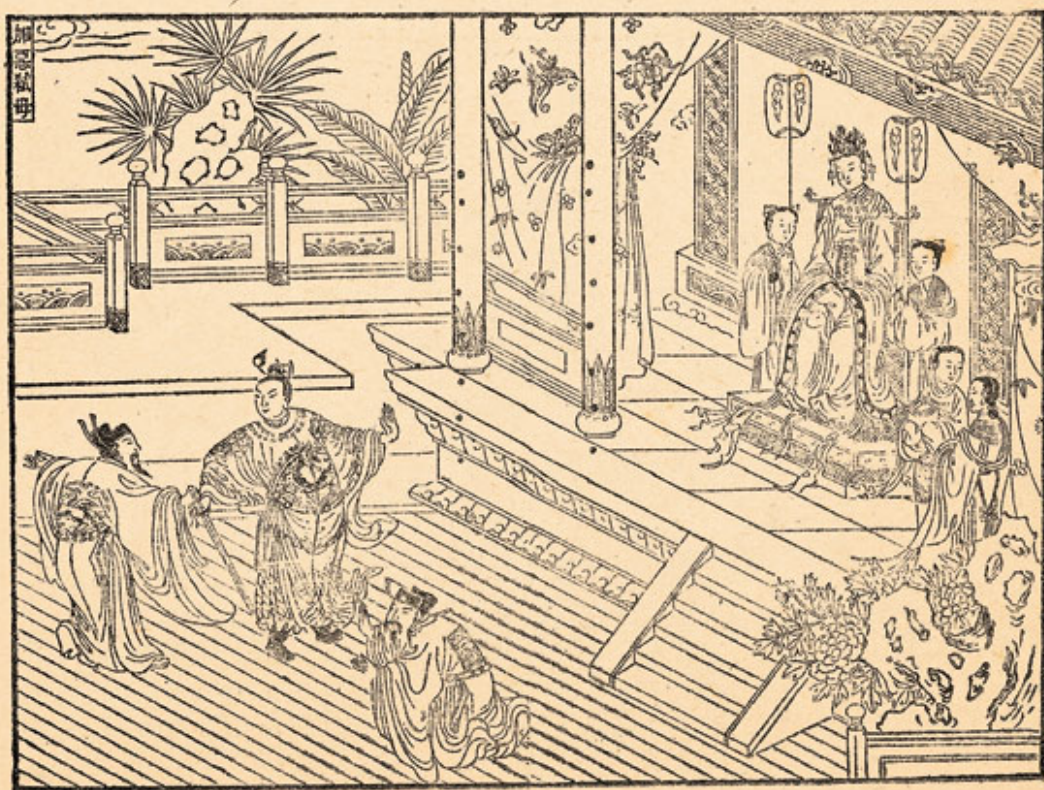
跣跡深宮不令出。

〔釋名〕「沙門」，爲出家人的總名，有勞動修佛道，及勤修息煩惱的意義。「毗陀」，婆羅門經書的總稱。「劫初」，謂始劫初期。「利利種」，印度王族。「旃陀羅」，譯爲屠戶。

〔詮義〕阿闍世將他的父親禁閉絕食已三七日，以爲已經死了，因門者尙無報告，問曰：父王到今尙存在嗎？時門者即照實陳說：大王啊！你的母親，身上塗的麝香，帶的璽珠，均盛漿水，持來給王。尙有沙門目連及富樓那，都是從空中下來，爲王說法，實在沒有法子可以禁止。阿闍世聽完這話，怒其母曰：照這樣，她真是賊，與賊爲伴，這種沙門，亦是惡人，用幻惑呪術，叫這惡王許多日子不死。當時即拿利劍，欲將他的母親殺死。這個時候，有一個臣子，名叫月光，聰明多智，同一個臣子名叫善婆，即忠言諫告阿闍世：大王啊！我聞毗陀論經講，從劫初以來，有許多惡王，因爲貪國位的緣故，殺害他的父親，有過一萬八千個，沒有聽過無道害母的。你做這樣殺逆的事，汙了利利種，我不忍聞的，這是旃陀羅，我等不應再住在這個地方。這時兩大臣把話說完，以手按劍，卻行而退。這時候的阿闍世，倒驚怖惶懼起來，同善婆說：你就忘了我嗎？善婆即再忠言諫告說：大王啊！慎勿殺害母親。王聽這話，懺悔求救，即便捨劍，止了殺害母親的事。但語令內官，閉置深宮，不使她再走出來。

時章提希被幽閉已，愁憂憔悴，遙向者闍王山，爲佛作禮，而作是言：如來世尊，在昔之時，恆違阿難，來慰問我。我今愁憂，世尊威重，無由得見。願違目連，尊者阿難，與我相見。作是語已，悲泣兩淚，遙向佛禮，未舉頭頃。爾時世尊，在者闍王山，知章提希心之所念。即勅大目犍連及以阿難，從空而來。佛從者闍王山沒，於王宮出。時章提希禮已舉頭，見世尊釋迦牟尼佛，身紫金色，坐

加惡弑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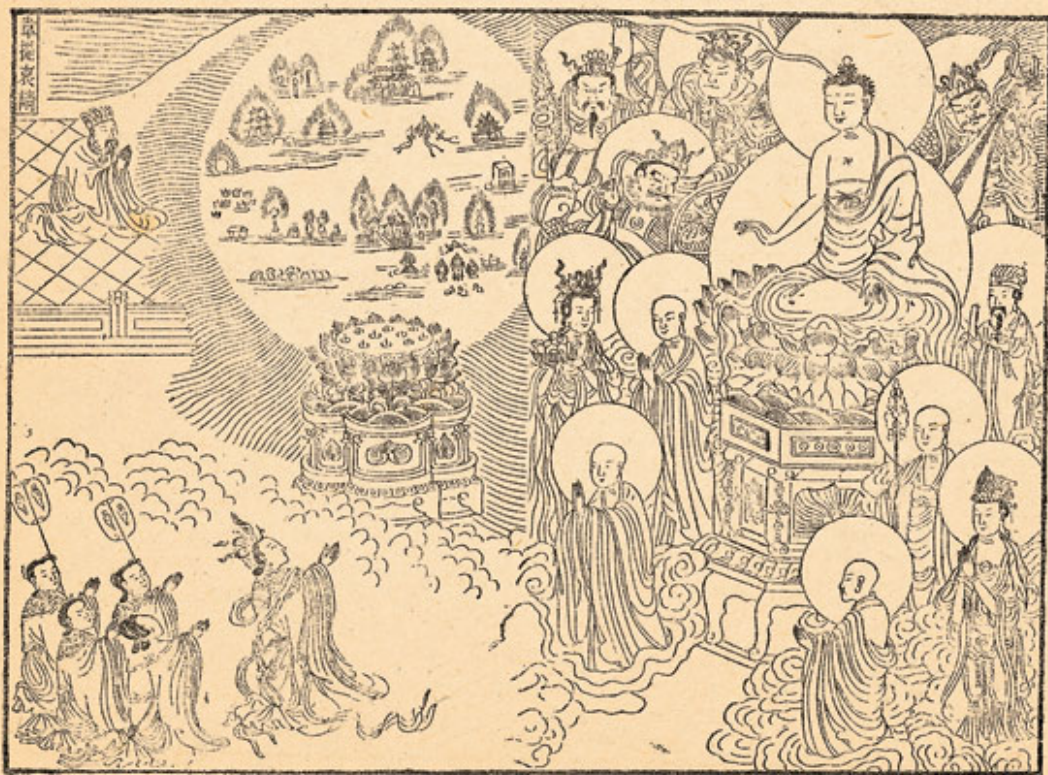
百寶蓮華。目連侍左，阿難侍右。釋梵視世諸天，在虛空中，普雨天華，持用供養。時韋提希見佛世尊，自絕縵路，舉身投地，號泣向佛，自言：世尊！我宿何罪，生此惡子？世尊復有何等因緣，與提婆達多，共為眷屬？唯願世尊，為我廣說無憂惱處，我當往生，不樂閻浮提濁惡世也。此濁惡處，地獄餓鬼畜生盈滿，多不善聚。願我未來，不聞惡聲，不見惡人。今向世尊，五體投地，求哀懺悔。唯願佛日，教我觀於清淨業處。

〔釋名〕「如來」，「世尊」，均是佛的尊號。如來有二義：①「真身如來」，謂乘真如道，從因來果，名為如來。②「應身如來」，謂乘真如道，來化三界，名為如來。如來世尊連說，謂如來為世所尊。「釋迦牟尼佛」，釋迦姓，譯曰能；牟尼名，譯曰寂；合起來講，即身口意三業，能離諸過而寂靜的意思。「釋梵護世」，即帝釋梵王，護持世界佛法的天神。「提婆達多」，即調達。「閻浮提」，即南瞻部洲，現在吾人的住處。「佛日」，謂佛能破眾生痴闇，如日除昏。「憔悴」，憔悴，讀樵，悴、讀萃。憔悴，形容面黃肌瘦人，常因憂愁而瘦瘠也。

〔詮義〕這個時候，韋提希被他的兒子幽禁，愁憂憔悴，無以為計，祇有遠遠的向耆闍崛山為佛作禮，她這樣說：如來世尊啊！從前的時候，你常常差阿難來慰問我，我現在愁憂極了，你的威嚴重，我不敢請，無由見面。願你差目連尊者及阿難，同我相見。這話說完，悲泣雨淚，遠遠向耆闍崛山拜佛，她拜下去，頭向沒有舉起來，世尊在耆闍崛山，即曉得她心所思念，即命大目犍連尊者同阿難從空而來。世尊自己，亦從耆闍崛山沒下，於王宮出來。這時韋提希拜後，舉頭見世尊釋迦牟尼佛，身紫金色，坐百寶蓮華，目連侍左，阿難侍右，釋梵護世諸天，在虛空中，普雨天花，持用供養。這時韋提希見佛世尊，她雖不敢求，遇佛慈悲前來攝受，感動極了。即自絕縵路，舉身投地，號泣向佛哀懇說：世尊啊！我是凡夫，不曉得有何宿業，生這樣的惡子。你已成佛，為世所尊，不知亦有何等因緣，與提婆達多，共為眷屬。我對這個世界，是厭惡極了，惟願你為我廣說無憂惱的地方，我當往生到那邊去，不樂在閻浮提濁惡的世界，因為這個濁惡地方，三惡道的地獄餓鬼畜生盈滿，多不善類。我要未來，不聞惡的聲響，不見惡的人類。我總是宿業深重，今向你五體投地，求哀懺悔，唯願你佛日，教我觀於清淨業處啊！

爾時世尊，放眉間光，其光金色，徧照十方無量世界。還住佛頂，化為金臺，如須彌山。十方諸佛淨妙國土，皆於中現。或有國土，七寶合成。復有國土，純是蓮華。復有國土，如自在天宮，復有國土，如玻璃鏡。十方國土，皆於中現。有如是等，無量諸佛國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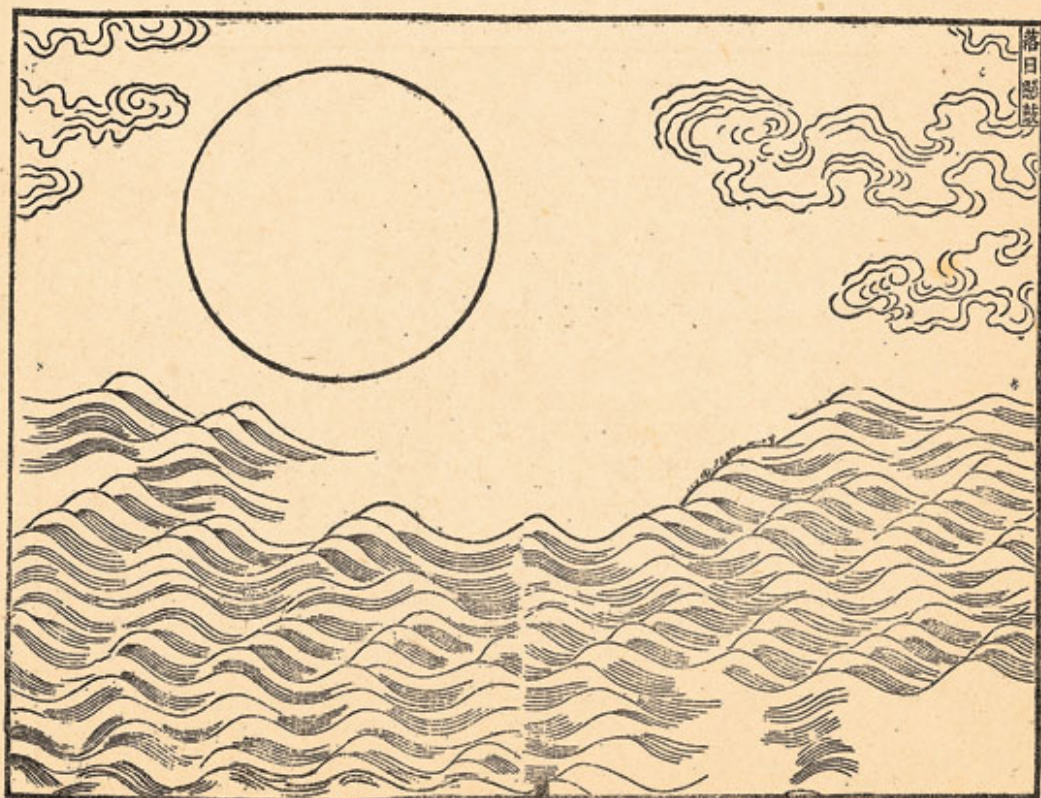
韋提哀請圖



嚴顯可觀，令章提希見。時章提希白佛言：世尊！是諸佛土，雖復清淨，皆有光明。我今樂生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所，唯願世尊，教我思惟，教我正受。爾時世尊，即便微笑。有五色光，從佛口出，一光照頻婆娑羅王頂，爾時大王雖在幽閉，心眼無障，遙見世尊，頭面作禮。自然增進，成阿那含。

〔釋名〕「眉間光」，衆生皆有佛性，佛性是什麼呢？就是光啊！思益經一曰：如來身者，即是無量光明之藏。衆生爲業所纏，自己的光明不顯，亦不能見佛的光明。釋佛已經五垂，轉爲五智光，故能顯光明。章提希心已清淨，故能見光明。佛性盡虛空所有，無不具足，故十方國土，皆於中現。「佛頂」，佛身最勝處。「須彌山」，爲一小世界的中心。「淨妙國土」，即清淨微妙的國土。「七寶」，金、銀、琉璃、玻璃、珊瑚、碼瑙、神珠。「自在天宮」，即大自在天宮，在色界之頂，爲三千界之主。「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所」，又叫無量清淨土，無量光明土，無量壽佛土，蓮花藏世界，諸事具足圓滿，惟有樂而無苦。「思惟」，思量所對之境而分別之。「正受」，想心都息，緣慮並忘，三昧相應也。「五色光」，黃、白、紅、綠、藍，五大五方之光也。「阿那含」，爲聲聞乘四果第三位。「四果」，即①須陀洹果，謂斷盡三界見惑，初入聖流也。②斯陀含果，謂斷欲界九地思惑中前六品，尙當受生一度，故又叫一來。③阿那含果，謂斷盡欲後三品之殘餘，不再還來欲界，故又叫不來。④阿羅漢果，謂一切思惑斷盡，不再來三界，故又叫不生。頻婆娑羅王，受持八戒，故成阿那含果。

〔詮義〕這時世尊，喜章提希發心清淨，應該可以得見光明，遂自己顯現佛性，由眉間放光，他的光金色，徧照十方無量世界，與諸佛合體，與衆生等流。又因化導章提希，使她親眼看見，還住佛頂，化爲金臺，如須彌山，十方諸佛淨妙國土，皆於中現。或有國土，七寶合成。復有國土，純是蓮華。復有國土，如自在天宮。復有國土，如玻璃鏡。十方國土，皆於中現，有如是等無量諸佛國土，嚴顯可觀，令章提希見。那時章提希見如是境界，自是歡喜。惟他是要觀於清淨樂處的，故又白佛言：世尊啊！這般佛土，雖復清淨，皆有光明，我現在喜歡往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所，唯願世尊，教我思惟，教我正受。那時世尊知章提希因夫婦被囚，厭惡濁極了，微笑表示當滿她的願望。即先將五色光從口放出，一一光照頻婆娑羅王頂。這時大王雖在幽閉，然因受持八戒，心眼無障，遙見世尊，頭面作禮，自然增進，成阿那含果。



落日懸鼓圖

五乘佛法淺說

(三續)

朱鏡宙

二、天 乘

三、無色界天，寂靜解脫，過色無色，於彼界中，色無所有，故名無色。色者，變碍義，示現義，彼體非色，故立無色。無色所屬界，故名無色界。無色界中，都無有處，亦無方所，以其無依報之國土宮殿故。是以此界諸天，僅存識心，住於深妙之禪定之中，故名無色界天。依禪定的勝劣，差別為四天，前三天從所修因行以立名。第四天從當體而立名。法蘊足論卷八云：「世尊告諸弟子：有四無色？何等為四？謂有處，超諸色想，滅有對想，不思維種種想，入無邊空，空無邊處具足住，是名第一。復有處，超一切種種空無邊處，入無邊識，識無邊處具足住，是名第二。復有處，超一切種種無邊處，入無所有，無所有處具足住，是名第三。復有處，超一切種種無所有處，入非想非非想處具足住，是名第四。」

超諸色想者，謂眼識相應現前等想，解了取像，已想當想，總名色想；如是色想，超越等超越，故名超諸色想。滅有對想者，謂耳等識相應等想，乃至已想當想，總名有對想；如是對想，遠離調伏，隱沒除滅，是名滅有對想。不思維種種想者，謂所有染污色聲香味觸想，不善想，非理所引想，障礙定想，總名種種想；彼時不復引發憶念，不復思維，故名不思維種種想。入無邊空，空無邊處具足住者，謂初修業者，先應思惟第四靜慮為苦苦障；次應思惟空無邊為靜妙離，攝持自心，令不散亂，馳於餘境；住念一緣，思惟修習空無邊處定相，勵意不息，是名空無邊處定加行，亦名入空無邊處定，又此定中，諸心意識，名空無邊處定俱有心；諸思等思，乃至造心意識，名空無邊處定俱有意業

。諸心勝解，名空無邊處定俱有勝解。若受若想，乃至若慧，名超一切種種空無邊處定俱有諸法；如是諸法，亦名空無邊處定。超一切種種空無邊處者，謂於空無邊處想，超越等超越，名超一切種種空無邊處。入無邊識識無邊具足住者，謂初修此定者，先應思惟空無邊為苦苦障；次應思惟識無邊處為靜妙離，攝持自心，住念一緣，思惟修習識無邊處定，勵意不息，是名識無邊處定加行；亦名入識無邊處定。於識無邊處想，超越等超越，名超一切種種識無邊處。入無所有，無所有處具足住者，謂初修此定時，先應思惟識無邊處為苦苦障；次應思惟無所有處為靜妙離，攝持自心，住念一緣，思惟修習無所有處定，勵意不息，是名無所有處定加行；亦名入無所有處定。於無所有處，超越等超越，名超一切種種無所有處。入非想非非想處具足住者，謂初修此定者，先應思惟無所有處為苦苦障；次應思惟非想非非想處為靜妙離；攝持自心，住念一緣，思惟修習非想非非想處定相，勵意不息，是名非想非非想加行；亦名入非想非非想處定。大集卷五十一：「住無邊虛空處者，滅色刺。住無邊識識者，滅虛空刺。住無所有處者，滅識刺。住非想非非想者，滅無所有刺。」足以見無色天功行之一斑。以上說無色界天寬。

諸天功德略如上述。效當略及諸天之壽命：四天王天一日一夜，當人間五十歲；四天王天壽五百歲；當人間九百萬歲。忉利天一日一夜，當人間百歲；忉利天壽千歲；當人間三千六百萬歲。夜摩天一日一夜，當人間二百歲；夜摩天壽二千歲；當人間一億五千二百萬歲。兜率天（即兜率陀天之異譯）一日一夜，當人間四百歲；兜率天壽四千歲；當人間六億八百萬歲。化樂天一日一夜，當人間八百歲

；化樂天壽八千歲，當人間二十三億四千萬歲。他化自在天一日一夜，當人間六百歲；他化自在天壽萬六千歲，當人間九十二億一千六百萬歲。此皆指欲界諸天而言。色界，無色界諸天，壽命更長。魔身天壽三萬二千歲。梵身天壽命一劫。光嚴念天，壽命二劫。遍淨諸天，壽命四劫。廣果諸天，壽命八劫。無想諸天，壽命十六劫。不熱諸天，壽命千劫。無惱諸天，壽命二千劫。善見諸天，壽命三千劫。善現諸天，壽命四千劫。色究竟天，壽命五千劫。虛空處天，壽命十劫。識處天，壽命二萬一千劫。無所有處天，壽命四萬二千劫。非想非非想處天壽八萬四千劫。（見起世因本經卷七）那簡直無法以人間數字來計算了。

綜上所述，諸天勝處，可得下列四事：一、有男女、飲食、宮室、苑囿之樂，而無男女、飲食、宮室、苑囿之累，如欲界諸天是。二、身體、官殿、等等，妙好殊勝，光明無比，如色界諸天是。三、勝定妙樂，壽長無比，如無色界諸天是。四、世界末日，火災可燒盡整個地球，成為灰燼，却燒不了光音以上諸天，水災可淹沒整個地球，却淹不了徧淨以上諸天。風災可粉碎整個地球，却吹不到廣果以上諸天。而諸天尚有十種不可思議之法：即諸天行時，無迹，無碍，無有遲疾，亦無足跡，有形無影，身力不疲。無大小便；亦無洩瀉；清淨微妙。欲現長短青黃赤白大小相細，隨意悉能。齒白方密。髮青齊整，柔軟潤澤。環珞自然。衣無垢膩。騰虛飛逝。眼視無瞬（詳見起世經卷七）。如與五濁惡亂，八苦交煎的人間世相比，真不可同日語。所以每個宗教家，都鼓勵人們生天，不僅佛教如是。

然而人人都想生天，每個宗教家亦都教人生天，為什麼生天者仍寥寥？我們應知生天不是一件簡單之事，須具備一切必要條件。與人們想做一個公務員，必須銓敘及格是一樣道理。而下列十善，即生天銓敘及格的惟一條件：

陽明與禪(續)

日本 里見常次郎 原著
本刊 編輯委員會 摘譯

(乙)禪的教理

一、心法：禪宗與他宗異，得佛教的正系，早稱之爲教外別傳。是禪與迦葉授受於拈花微笑之間，爲佛教極意的心法，故與他宗異其由來。「心法」爲何？一言以蔽之，即禪的「涅槃觀」是已。相傳禪迦會於靈鷲山對百萬羣衆說法，至終，釋尊拈花無言，大眾茫然，不解其意，獨迦葉若有所悟，破顏微笑，於是禪對迦葉說：「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今付囑於汝，汝當護持」云云。然而所謂涅槃是什麼呢？即前項所述，就是禪對於宇宙及人生的真理觀，於大乘佛法，所云「眞如」，或云「法性」即是。又此宗稱，不立文字，以心傳心，其所尊重的方法，在離開語言文字，直指心源，而以成佛，故不立文字。但是不由文字，不能傳其精神，故雖老宿耆宿，皆於文字之上，觀其宗意，以是有宗通說通的名稱。查其不立文字之意，在於使人毋拘泥於文字，以至誤認教旨。

二、理事二法：「涅槃」或「眞如」，不外理事的二法，即通佛教全體，而求得真理，亦不外理事的二法。於其研究真理的方法，稱爲「眞諦」；於其研究事相的方法，稱爲「俗諦」。大乘玄義說此二諦曰：「二諦者，佛法之根本，如來之自行化他，皆由二諦」。理事的二法，爲佛法的根本，所以如來自安心於真理之上，立於天上下地，唯我獨尊的位置，而利世化人，是皆悟得理事二法的結果，而以此普及於一般期證，得其真理云爾。

三、眞俗二諦：「眞諦」，是指眞如的原理自體；「俗諦」，是指眞如的原理隨緣，而爲宇宙萬物的道理。更進一步說：「眞諦」是普遍於宇宙萬物有情無情的根本原理；「俗諦」是於世俗現實界的森羅萬象，其事相的差別，能順序運行無少停滯

之當體的道理。但是此二者，本非異物，乃是同物而異其名。所以真理不因其名而有所左右。真理猶如月亮。眞俗二諦，猶如人手，不用指，不得見月，如不由眞俗二諦，不能解眞如的道理相同。所以眞理，乃是超越于二諦之上，只以語言文字是不能形容的。

四、眞俗相關：既有此名目，也不得不加以解說，就普通言之，合于眞俗二諦，以立直指眞理自體之方法，謂之「眞俗相關」，或「二諦相依」。「眞諦」是屬於宇宙混沌事相萬差的淵源之原理；「俗諦」是萬物參差彼此對待之實相，(即現象)，今假名眞諦爲空，俗諦爲有，先解其「空」，加以研究其性質。所謂「空」，是不單獨存在，必有「有」而始有「空」，若無「有」，「空」從何來，所以說「有」，必爲有之「有」了，而所謂「空」，即是爲有之「空」，必不離「有」，又並以「有」爲對象，則其所空，非空之空也。所謂「有」者，是對於空之有，必不離空，而以空爲對象，是以所謂有者，亦非有之有也。現說「非空之空」，「非有之有」，則有不異空，空不異有，現說有，無異於言空也，而說空，亦無異於言有也，空有之間，無甚差別。所以般若經說：「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所謂色者，即是上面所說的宇宙萬差之事相也。

從上面看來，眞俗俗諦之名稱，不能判然加以區別，於是相依相成，而合成一不離之一體，然尚不可只用一名稱表之。此即是眞俗相關之理，亦即二諦相依之理。

五、坐禪：坐禪的意義，按照佛遺傳師會說：「大迦葉坐臥經行，未曾間歇，禪何非坐，坐何非禪，能解此者，是謂坐禪」。禪者靜慮之意，靜慮即是寂靜而審慮的意思，其目的在使人開明心地，安於本分，以顯示本來的面目，不思善，亦不思惡，能超越凡聖，透過迷悟的論量，離却衆生與佛之邊緣，所謂識以見性，或見性成佛等即是。而識以見性或見性成佛的解釋，即是所謂佛云、聖云、神云、鬼云，都是自己的心，人之爲凡人、爲聖人、爲佛、爲鬼、爲神、亦都是依於自己所有的心的深淺而已，故凡聖鬼神，皆由此生，識能自見其心，則爲佛爲聖，皆無所難。但是，欲見其心而不依於一定的道理，則會受外物之刺激，而不免於妄動，而所謂坐禪者，則自見其心的唯一方法。我們查看諸位先師之坐禪儀，普觀坐禪儀，坐禪用心記諸書所論，皆不外於龍樹論師中觀論中「八不」之道理與「中道實相」的觀念。現在我略述八不的道理及中道實相之事於左：

「八不」云者，「不生不滅，不常不斷，不一不異，不來不去」。般若經云：「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傳心法要亦云：「此心無始已來，不曾生，不曾滅，不曾青黃，無形無相，不屬有無，不計新舊，非長非短，非大非小，超過一切限量名言蹤跡對待，當體便是」，即是此意，要而言之，即是除去眞理眞覺的障礙物而已。因爲眞理眞覺之障礙物，不是存於外部，而是存在於吾人的精神界，吾人的智識及想像，常起以擁護眞理，而每日往來於吾人的精神界內的，雖無限際，但要其心象，不外乎生滅、斷常、一異、去來等八者，此八者謂之八迷，不祛此八迷的方法，謂之八不。此八迷無日無犯，皆會使人陷於煩惱，轉倒，執拗之現象，所以要打破此煩惱、轉倒、執拗的現象，必使此八種心象，一齊消散。故欲消散之，又必當知此八種心象的起伏來往，起因何物，而探其根原，皆是從吾人與外物所生之關係、利害、及得失之念，而紛論於其中，蔽其察見眞理之明，遂以爲事事物物，皆有一定不動的形象了，故此心象，起初皆非根原於外物，實爲吾人精神之作用。

顯然地，心生則種種的法生，心滅則種種的法滅，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無一不是由吾人的認識而生。凡聖賢愚俗之別，亦皆無一不是由吾人之

心起動念而生。而心滅則吾人安得有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安得有凡聖賢愚僧俗之別？由此觀之，則知宇宙間事，無一不是吾人精神界之作用也！宇宙之物，既無一不是由吾人的精神而生，所以心滅則種種法亦皆滅也。因為宇宙萬象，既不外吾人之心，吾人以宇宙萬物的生滅，斷常，一異，來去而動心念費思慮的，都不是宇宙萬物的生滅、斷常、一異、來去也。既知非宇宙萬物之生滅斷常一異來去，則須拋棄無妄之思慮的分別，而立歸於心源，若能如此，則心源清淨，無着相之憂，舍心而求於外，尤如不捉物而追形。故心即理，心即佛，心即宇宙，宇宙即心，無論何物皆不假於外。若不假於外，則心平，而生滅、斷常、一異、來去皆不作，而其心狀，即為不生不滅、不常不斷、不一不異、不來不去了。而心不生不滅、不常不斷、不一不異、不來不去了，即為有心之無心也，此有心之無心，即禪之所謂佛也、神也、聖也。以儒家言之，即為大人君子也。然非謂八不謂真，八迷為虛，唯放八不的眼光，照徹八迷，以立歸於一定不動之心源方可。能放八不的眼光，能以真俗為觀念，則知此宇宙，非空非有，有即空，空即有。由有的方面來看，則八迷為真，八不為虛；由空的方面來看，則八不為真，八迷為虛。然而有不離空，則八迷不離八不，空不離有，則八不亦不離八迷。這就是迷亦真理，悟亦真理。所謂真理，即是泰然而常住，不可以言語形容之，其圓滿不滯的一理體，而光輝皎皎，照射宇宙萬物，此即所謂中道實相也。（待續）

錄同安察禪師二偈備參

心印

坦然問君心印作何顏？心印誰人敢授傳。歷劫性將無異色，呼為心印早虛言！須知本自靈空猶隔一重關。

祖意

祖意如空不是空，盡機爭墮有無功。三賢尚未明斯旨，十聖那能達此宗。透網金鱗猶滯水，同途石馬出紗籠。殷勤為說西來意，莫問西來及與東。

玄奘大師歸骨志意

民四十四年十一月廿五日
由日本奉還自由中國

張默君

隋季警英奇。	刺茲驚世賢。	德星燭中州。	甘露飛八埏。	沖齡秉廣仁。
普度心拳拳。	為探釋氏奧。	遍歷州與川。	定慧證均衡。	悲智交融圓。
感此殊未足。	銳志西游堅。	戒途貞觀初。	萬里緇裳褰。	戈壁苦行役。
日月相熬煎。	百折倚千磨。	湛朗何泰然。	既越阿富汗。	五印終流連。
深入仗林山。	那爛陀窺禪。	瑜珈順正理。	顯揚對法先。	唯識妙抉擇。
理則窮鋒罕。	龍象大無畏。	智珠藏靈淵。	攝論曲女城。	雄辯如流泉。
惘彼被邪辭。	隨風飄若煙。	戒日惠讚歎。	「中華大乘天」。	萬眾齊膜拜。
孰不欽高玄。	自斯掌教鐸。	誰敢爭經筵。	梵文寫會宗。	雙疊三千篇。
迢遙故國思。	載譽揚歸報。	貞觀十九歲。	白馬駝經旋。	文皇走迎使。
執禮胡誠虔。	至道謝榮位。	譯達心精專。	慈恩又玉華。	孜孜將廿年。
成經千餘卷。	羣倫加被焉。	三藏聖教序。	褚書剛且娟。	玉臺普慧昭。
金鏡凌虛懸。	玄化廣滂流。	祥風遐彌扇。	詎徒僧之聖。	學亦崇威權。
文藝肇中興。	輔世功無遠。	麟德乃示寂。	有塔鍾山前。	民三十一載。
中日兵禍牽。	恨血碧成渠。	陵谷愴變遷。	日軍事防禦。	發土獲匣全。
上錫書款行。	舍利猶瑩鮮。	五色炫凡目。	四野哀啼鵲。	分運去扶桑。
供養還無愆。	偉哉中日韓。	亞東三巨棒。	平等無冤親。	矧迺唇齒緣。
及時苟弗悟。	赤浸稽天洩。	靈骨賦歸來。	神皋慈化宣。	

知難行易學術探微(五續) 蘇邨園

第二集體方面：所謂集體，至少在三個數目字以上。例如團體，國家，社會，都是在三個人以上所組成的。前面將個人方面富強康樂的道理說明白了，現在說集體方面：真心有了障礙，則顯在前面的境界，都是虛妄的分別。如果障礙不消除，雖有石崇之富，帝王之尊，又有什麼用處？世人終日忙忙碌碌，總以為得了權勢，有了金錢，就可富強康樂。這種迷信物質的心理，不是自今日始；不過時至今日，較往昔更甚一籌罷了。因妄迷真，以妄逐妄，個人方面，固得不到富強康樂；而集體方面，也就受了個人的影響。國父說：「國者，人之積也；人者，心之器也。」人人本有的真心，因迷起妄，妄心衝動，怎麼「能知」？既不能知，要想富強康樂，恰如緣木求魚。茲舉幾件中外歷史事實，以證明真迷妄起之害。

例一：秦始皇當年暴戾恣睢，威風蓋世，以為富強康樂的景象，可傳至萬世而不絕。既統一海內，便想長生不老，派人入海求神仙不死之藥。後來知道神仙不成，暴死於東巡途中；權臣密議，秘不發喪；先矯詔賜長子扶蘇死，再把他第二第三第四以及第十七個兒子一網打盡，將皇位傳給第十八個兒子胡亥。亥有三個弟弟，見勢不佳，知不免一死，便要求胡亥免他們一刀，但願活埋在咸陽父皇的墓中。亥果然照辦，於是宗室異黨，誅殺殆盡，以為天下莫予毒焉。那裏知道「亡秦者胡」，就亡在這末代兒子胡亥手裏。今日中國的大陸，悲慘的情況，實較始皇時代有過之而無不及。自古以殺伐為政，迷昧真理，強國不亡的朝代，沒有不是短命的，中共豈能例外？

例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是在日本珍珠港的一擊。那時，美日兩國都犯了「唯我」和「妄知」兩個毛病。在日本方面，自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以來，竟能隨心所欲。一戰勝中國，再戰勝俄國，

攫取朝鮮臺灣；未冒風險而加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凡爾賽訂約的時候，得到英美的平等待遇，位居列強之一。於是貪求無厭，野心日張，接着關東軍機械化，出兵侵華，更把魔掌伸入東南亞，和希特勒聯盟，愈來愈兇，終至演出珍珠港事件。這是日本的「唯我主義」發展到了最高峰。因為唯我主義的膨脹，所以才有「妄知的盲動」。以為襲擊了珍珠港，就可以擊敗美國的艦隊，而獨霸太平洋。縱使美國起而應戰，在太平洋上一島一島打過去，打倒日本本土，至少需時十年。那時，軸心國在歐洲早已獲勝，就可和德國平分世界。從此，成了金城湯池，美國還有什麼法子動手？日人這種「妄知的盲動」，想不到珍珠港一擊，使美國不再磨快，不再守孤立主義；想不到珍珠港一擊，鑄成了軸心國的失敗，促成了蘇俄在歐洲的勝利，提醒了美國的團結。在美國方面，一向抱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孤立主義；因為「唯我的孤立主義」堅定，所以才發生「妄知的判斷」。美國自以為國力充足，日本不敢大舉進犯，也無力大舉進犯。雖然戰爭不能避免，至早要到一九四二年爆發；也許日本會放過菲律賓，在南面找更弱的地方進攻。有了這樣「妄知的判斷」，無怪珍珠港毫無準備而被日本偷襲了。

因妄迷真，遂演成如此犧牲人民生命，損失國家財產的悲慘命運；「不知」之害，真是說不了，算不清。此國父之「所以不憚其煩，連篇累牘，以求發明行易知難之理者，蓋以其為救中國必由之道也。」前面將善惡的心理，都已分條縷析，個人去惡行善，個人就能得富強康樂；集體去惡行善，集體就能得富強康樂。國父以真心的流露，闡揚宇宙的真理；依據這個真理，提出幾條淺顯的心理建設辦法；這種辦法果能實行，那末，十一種善心理就可建設；而二十六種惡心理也就可以革除。

第一去惡的辦法

- 一、殺人者償命，傷人及盜抵罪。
- 二、厲行一夫一妻制度，切禁蓄婢納妾。
- 三、不准播弄是非，惡口傷人，妄言欺人，綺語惑人。
- 四、剷除貪欲的觀念，消滅腹恨的意氣，革除迷信的愚痴。

第二行善的辦法

- 一、無論何人，應將所有學問，道德，知識，技能，金錢，地位等幫助他人，貢獻社會。
- 二、自身的戒條，團體的規章，國家的法律，均須一律遵守。
- 三、凡責任在身，均應忍辱負重，努力精進，不可散亂。
- 四、勤求學識，至少要研究一種以上技能，以免無知或妄知。

上面所列學的去惡行善辦法，本應充實具體，但本文係心理建設，祇要心理建設好了，一切可迎刃而解，故不必贅言，徒佔篇幅。孔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這樣去惡行善，就可刪除千萬條的規章；只要分組定期自行檢討，自行批評，「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自可建成民有，民享，民治，富強，康樂的國家，以達到各安其居，各得其所的大同世界。在這富強康樂大同世界內，可以顯出下面兩個優美的環境。

嚴明交輝：怎樣叫做嚴明交輝呢？「嚴」

是嚴肅，或嚴密，能保持靜的狀態，不會發生任何非法騷動的意思。「明」是明白，或明朗，能使見聞正確，不會現出任何黯淡陰影的意思。這「嚴明」二字，是處理事物不可缺少或偏廢的要訣，好像鳥的兩翼，車的雙輪一樣。若嚴而不明，則使人敬鬼神而遠之，不敢親近，漸漸弄到衆叛親離。若明而不嚴，則又開門揖盜，演成一種無禮無法的狀況

。所以必須明而嚴，不使一切非禮越分之事，乘機產生；又必須嚴而明，不使一切冤情蒙混之事，得隙釀成。由是，因嚴而使明愈明，因明而使嚴愈嚴，這叫做嚴明交輝；這就可達成合乎真理的富強康樂的集團。

二、無相圖成：怎樣叫做無相圖成呢？相字的意義是一切事物物的名相。世人意馬心猿，一天到晚，在名相上兜圈子；不知一切名相，都是如幻如化，如露如電，根本沒有實體。懂得這個虛幻的名相真理，則成「見義勇為，當仁不讓」，做事不會斤斤計較報酬的「無我」者。能够不計較報酬，就不會不滿足；既不會不滿足，則貪污叛變之徒，自可絕跡。所謂：「但行好事，莫問前程」。這就叫做「無相圖成」，這就是成了打破人我是非，真正平等富強康樂的集團。

談到這裏，一定有人懷疑，說當今列強，集權國家如蘇俄，民主國家如美國，沒有不是積極的建設物質，那有談什麼心理建設而能富強康樂的道理呢？這種妄知的疑問，是不懂科學的因果律。國父說：「一國所以興，所以亡者，或以一種手段為其直接原因，可以指數。至於存在之根源，無不在於國家及其國民不獨立之精神。昔人有言：『匹夫不可奪志』。士有志也，國亦有之。蔣總統說：『要實行三民主義，完成鉅大之革命事業，非根本改變國民之氣質，一切將無由着手；非破除畏難却顧之傳統心理，化冷酷為熱烈，變消極為積極之心理建設，則無法進行其他的建設。』又說：『成物為成己之目的，而成己又為成物之前提；所以心理建設，實為革命之根本要務。』讀了這一段國父遺教和總統訓示，可知萬事之成功，是以心理建設為前提；心理建設若完成，其他物質建設，就容易如反掌。

(未完)

佛陀的衆生見(二)

陳 遜

客有問於余曰：佛與菩薩有別否？余曰：佛與菩薩有別亦無別，何謂有別又無別？蓋曰佛曰菩薩皆稱呼之詞耳，其實皆一也。

查菩薩者，梵語曰：「菩薩係菩提薩埵的簡稱，而菩提者覺之義也。薩埵者衆生之義也。謂既能自覺本性，又能普度衆生。羅漢修行精進，即成菩薩，位次於佛」觀此自明，而佛號即如來，如來者佛號也。客曰：唯唯，然而如來佛號，金剛經云：「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道院集云：「本覺為如，今覺為來，故曰如來。」

衆生既知佛，菩薩之義，而佛教之始祖為誰亦應知之，有釋迦牟尼者，亦釋迦文佛，即佛教之始祖耳。他幼名悉達，生於周靈王時，父淨飯王，為北印度迦毘羅城主。母摩耶夫人，年十六，娶耶輸多羅，舉一子，年十九，入雪山修行六年，既出山，在迦耶山之菩提樹下，大有所悟。遂四出說法，凡十餘年，年八十，示寂於跋陀河之遮羅雙樹間，在中國周敬王時，弟子甚多，大迦葉，阿難陀，舍利弗，須菩提，富樓那，目犍連，迦旃延，阿那律，優婆塞，羅睺羅等稱佛門十哲。或云釋迦之義為能仁，牟尼之義為寂然，佛以悲智濟度衆生，故得此嘉號。

今之出家皆無姓，而為釋子，釋子者即僧徒，佛經有云：汝等比丘出家，皆捨本姓，稱釋子沙門，蓋佛姓釋迦，故出家者皆須從佛姓而稱釋子是也。

我國之有佛教，始於漢明帝時，明帝遣羽林郎蔡愔博士，秦景，王遵等十三人至天竺國，迎佛書

，佛教始入中國。後來宋、齊、梁、陳、元、魏皆事佛尤謹慎。

宋齊梁陳時代，魏文成帝時，有僧綽僧虔弟兄皆為官。

魏胡太后遣使者宋雲與比邱慧生到西域求佛經，雲等行四千里至赤嶺，乃出魏境，又西行再尋，至乾羅國，得佛書百七十部而還。

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捨身同泰寺三次，詔宗廟祭祀以麵代犧牲。

唐憲宗十四年正月遣內使至陝西鳳翔府法門寺塔中迎佛體於宮內，供養三日後，復令諸寺遍迎供養。

佛入我國歷史悠久，史冊載之，筆難罄述。溯佛來自西土，所謂西方有極樂世界，亦即阿彌陀佛所居之國，學佛者所欲往生者即此意也。

查佛亦有侍從，如大梵天王，為印度婆羅門教徒最尊稱之神，謂婆羅門種姓，由彼而生，統轄宇宙，佛教則以彼為佛之侍從，亦稱梵王。

如墨數天竺書：天竺書即梵王所作，涅槃經所謂四十二章經。

佛教旨在勸人為善，所謂大千世界（按有小千、中千之分）不二法門，而佛法無邊，目的係為普度衆生，自求佛果，隨佛帝文有云：「下度衆生，上求佛果。」所謂天堂地獄，即宗教家託以勸懲之說，謂善人死後，得升天堂，受諸福樂，惡人則入地獄，受諸苦痛。宋史乃有：「要天堂以就善，易若服義而蹈道；懼地獄以救身，教與從理以端心。」旨哉斯言。

笑話呢！原文續說：

「結果言『如自稱所食的肉，非為已殺，則不但欺人，而且自欺』的話，亦乃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呢？」

不錯！我對南傳佛教的吃肉是這樣批評。這由我所引述人生及海潮的文字，即成元法師所謂重話者，證明本特殺，如何能說到非為已殺？我這話永久負責，成元法師為什麼不正式反駁，而只以欲加之罪一語種種帶過呢？我與南傳佛教，往日無冤，近日無仇，何必欲加之罪，這真是由是非之公扯到恩怨之私了。原文續說：

「然而到此筆者亦須申明，否則必為他人疑定是南傳佛教的吃肉者。我十四歲時，就戒肉食，而今已年近花甲，還未破戒，可質於皇天后土。然而本於西哲言，『吾愛真理』及『吾愛吾師』，那就應當不可自是而非他。」

由這幾句話看來，成元法師雖不食肉，而自認不合真理。而引吾愛真理，吾愛吾師，就是說不會破戒是吾愛真理，贊成他人食肉是吾愛真理。所以說下說不可自是而非他，就是說自己不食肉是不合真理的，他人食肉是合於真理的。我這是不懂得還是那一條真理，成元法師信了這條真理，而反以自已是乘受的千佛大戒為非真理，真是怪事了。原文續說：

「況且吾人生也有有限，知之無涯，由是將北傳佛教的輪廓摸著後，就萬里孤征。時雖兩人，而各異其趣。太虛法師領護照，向歐美宏法，我則往印度遍探。會寄解纜打油詩於大悲法師曰：『（詩略）遂將坐井觀天之見，決然拋去。及達彼岸通達時，果然佛語不虛，我是降生邊地，墮八難之數，懸念故國未見開正法。本擬直訪印度，據印度返來者云，印度已無寺僧，更無佛法可尋。途返國溜覽梵文三藏，與巴利文相較，質如千擔草，與一兩黃金論價，寧取少而棄多，質願拾大而持小。』經過多年的努力，果然有志竟成，一九五四年得出席世界佛教第六次大會，概之於此。』（略）」

這一段自述成就，既不是由於食肉使然，就與本問題無涉，不必多論。只是我想起當日與本師斥，彈偏小，數大妄圓，我們成元法師，竟與彈大圓，數偏小，更使我莫贊一詞了。成元法師認

為北傳三藏，與南傳佛教比較，同於千擔草，臺灣佛教徒，正影印這一部經，如成元法師之意，可以名之為草包藏經，請問成元法師，這是謗法不是，原文續說：

「念生大士的慈悲心，實是可佩，惜其在片面的主義，於世間法的信教自由，猶講不去，何必滿紙怨言呢？幸而虛懷若谷，本於不懂二字，而益非淺。」

讀著的話，我不敢當。只是說我於世間法信教自由，猶講不去，我還有說。信教自由是政治上的名詞，是說政府不干涉人民信仰何教。若平民與平民之間，宜傳自己所信，勸人共信，如我信素食，當然勸人素食，成元法師信肉食好，也可勸人肉食，正是實行自由，而不是妨礙自由。若說這樣在信教自由上講不去，佛祖及各宗教家的傳教，都是在信教自由上講不去，這話能說得通嗎？又說我『滿紙怨言』，好像有點開玩笑。因為南傳大德食肉而殺了千千萬萬的生物，那些被殺的生物，雖不能言，應該怨氣冲天，我不是彼殺的生物，怨從何來？原文續說：

「由是扼要剖之，關於南傳比丘吃肉的顯實真理如下，第一世出世間之法，咸相對而生，絕對必滅，要佛教好，亦必相對互彰，如生滅法，乃相對不生滅法。南傳佛教乃遵佛制比丘法，相對北傳佛教之菩薩法而傳。比丘法之不變為真理，故云已制不改，未制可制，即如云：『非天子不制度，而菩薩法相對，可隨時方尼尼，如近代民主法制相似，可隨時召開國民，修改法治，故在梵文譯傳之三藏大乘教理中，可隨處見到隨緣方便，亦謂圓融無礙。』」

這一段高深理論，竟講到諸法的最境界，小乘佛法，不識這個名詞，只好說絕對必滅，以相對為佛法。這與食肉問題，本無關不必多說。至以比丘法與菩薩法為相對而生，尤其錯誤。所謂相對而生，例如無相對，有若無相，無亦不立，白黑相對，白若不存，黑亦不立，比丘法與菩薩法各自存在，能說沒有比丘法，就沒有菩薩法，或者說沒有菩薩法，就沒有比丘法嗎？而不但此也，比丘法是四眾之一，別於其他三眾而言，菩薩是四聖法界之一，

別於其他三法界而言。比丘與菩薩不是相對名詞，比丘也有發菩薩心的，菩薩也有現比丘相的。諸經先列比丘，後列菩薩，有的就法來說，小乘為比丘，大乘為菩薩。有的就修學來說，隨修學為比丘，隨法遊化為菩薩。成元法師的話，或者根據南傳佛教，認為凡比丘都是聲聞比丘，不承認有菩薩比丘，可以以比丘法與菩薩法對舉，認定比丘法為南傳，菩薩法為北傳。以比丘法為南傳，是現在的事實，以菩薩法為北傳，我們不能承認。北傳三聖大戒，明明有比丘戒，怎麼沒有比丘法呢？至以比丘法為佛所制定，菩薩法為隨緣方便，是可以自由修改的。況且諸經論，明明寫著斷肉，能算隨緣方便嗎？我只聽說食肉是方便。還未聽說斷肉是方便。南傳比丘法，也是從積極方面制戒，不是由消極方面禁止，決未寫不吃肉就是破戒。若寫著不吃肉就是破戒，成元法師本身已破戒了，還修學個什麼？所說『未制不制』，若是發大慈悲心，不吃肉就是破戒，不是增加佛制。假設年老體弱，忌食生冷，也算增加佛制嗎？這一段或者是成元法師的根本理由，我認為全部不能成立，且與食肉問題無涉。開始寫著『第一』二字，而下文沒有第二，也是文字上的失檢。下文續說：

「然而南北兩系佛教，雖可分而亦可合，但是看時間關係。如世家父母死後，而弟兄必定要分家的。而如來滅度後在印度不幾年，就分為多宗，有二十多的大部，流傳到各國，更見增多，乃必然之勢。然而現代世家亦隨之進化，四海皆兄弟，天下為公，世界大同之公論，亦甚顯露上，而我佛主（應作祖）之理智，豈落世人之後。由是扼要言之，南傳佛教與北傳佛教，各有互相團結之必要。若一定南傳為非，北傳為是，那能團結呢？」

這一段希望南北團結，我是最贊成的。但是既言團結，真理只有一個，究竟是南傳佛教放棄食肉而同於北傳佛教呢？還是北傳佛教放棄不食肉而同於南傳佛教呢？成元法師若平心靜氣的思想，一定是贊成前者。不但人類大慈平等的天性，應該這樣。而且若不這樣，成元法師先得破了幾十年的不食肉戒。所以南傳佛教也許一切都好，而只食肉一項

，因為自己三寸舌根的快感，而使同有血氣，同有知覺，同有眷屬的衆生戰慄痛苦，哀號掙扎，楞伽經所說：「若無教想求，則無三淨肉，」何況所食的又不僅三淨肉？（說見上文）只是自害害他，怎麼能談到自利利他呢？

以上我答復成元法師的話已畢，同時我又看見人生八卷一期，披露成元法師爲世界佛教留學團解釋肉食理由函，舉出A B兩項理由，文辭更爲深奧，我看了幾遍，未甚明白。因爲文內提到我勸南傳大德斷肉的話，所以我也在此附筆答覆幾句。A項理由引孟子的話，指爲仲尼出世的主張，引梁武帝的事，指爲成湯的事（梁武帝爲犧牲，成湯身爲犧牲）成元法師是世外高人，當然不拘這些小節，然而這與佛教何干？又舉牛羊飲食水草，雞犬可無肉食，我看不出這話的用意所在。從前有殷商素食的人說：「牛馬都不食肉，能算佛門弟子嗎？」如果成元法師是這個意思，我就不便多說，請天下佛教徒加以公論。但是我問成元法師是不是認爲楞伽經楞伽梵網經諸經指示斷肉，都是教人去作犧牲？B項理由，尤其難解。一再強調比丘托鉢持午，不捉金幣，這又與斷肉何干？難道斷肉便不能托鉢持午而必須捉金幣嗎？成元法師自十四歲即斷肉食，又何曾妨礙了托鉢持午不捉金幣？此外還有幾個奇怪名詞，如「對勢飲食」，「對勢生存」等等，我在佛學大辭典裏未找出「對勢」二字的含義，這是不是南傳佛教的名詞？我希望成元法師見教。又一再舉出「陰陽」二字，這兩個字，道書最多，儒書也有，只有佛教裏極端少見，成元法師說：「惟我釋迦……指出邪正賓主與陰陽，」這話令人不解，也許在南傳佛教有其根據。成元法師說除了小乘比丘法之外（加小乘二字，別於菩薩比丘而言，成元法師是不承認有菩薩比丘的。）其他佛法，都是陰月。那末北傳的大乘八宗，都是成元法師所謂陰月了。這樣大的口氣，我還有什麼話可說？但是我對成元法師，還要致其恭敬。據成元法師自己說

，年幼時因父販瑞池老母，母進先天大道而素食，這雖然是來自外道，但出家以後，當然受過三壇大戒，原來外道的素食，也就成爲佛教的素食，到現在年近花甲，並未破戒，在普通情形之下，已是甚難。何況學習南傳佛教，對於食肉的事實與理論，耳濡目染心悅誠服，還能不棄所守，這是何等的卓絕！但所行雖是，所說則不盡是，大約這位老修行，對於中國大乘佛教，沒有甚深的信仰。到了南國之後，見比丘受政府敬禮，人民崇拜，回想本國出家人在社會中多被歧視，動遭白眼，相形之下，判若天淵，遂有道在是矣之嘆，而以爲南傳佛教，無一不好，北傳佛教，一無可取，發生瞻慕易金之感。從來作此想的人，不止成元法師，在他人處此情形之下，早已將本受戒法，拋棄無餘，而成元法師猶能鏗而不舍，並時時想到南北佛教的團結，實已加人一等，值得禮讚。但所提南北佛教的團結，提高小乘，壓低菩薩，不但是中國佛教徒所能接受，而且顯違佛調，勢所難行，成元法師要我親身或者委託他人，到南方親自看看，試問超凡入聖，了生脫死的法，是可以看到的嗎？所能看到的，決不出「政府敬禮，人民崇拜」八字之外，這是南傳佛教的環境，不是南傳佛教的內容。若說環境好的，內容必好，日本的神教，近東的回教，歐美的耶教，也都受到政府敬禮，人民崇拜，我們都舍所學而學之，將要何所抵止呢？講到內容，南傳佛教，限於小乘，證四果的，古代固不勝數，近代是否尚有其人，我不詳知。中國佛教如禪宗之大悟，淨宗之橫超，都能即生超凡入聖，了生脫死，歷代事實具在，豈不如南傳佛教，至於在社會中多被歧視，動遭白眼，正好表現佛教徒的難行能行，難忍能忍，彌陀經說：「當知我於五濁惡世，說此難信之法，是爲甚難。」諸佛取淨土，釋迦獨取穢土，我們能說釋迦道法，不如諸佛嗎？教祖既然，教徒亦爾。眞

正辦道的人，與其在南方受人恭敬，虛銷信施，不如在北方被人輕賤，砥礪道業。重視名聞利養的人，當然不贊成這個看法。至於南北佛教的團結，北傳佛教，向來尊重南傳經典，只是認爲初期教法，這不是北傳佛教徒杜撰，而是經有明文。若南傳佛教，也尊重北傳經典，認爲是後期教法，則雙方立可合作。南傳北傳的不同，主要是吃肉不吃肉之分。南傳佛教所以不肯承認大乘經典的原因，只是食慾肉食，不肯捨棄。我勸南傳大德戒肉，還言之，爲實現人間淨土的基石，近言之，也爲團結南北佛教的關鍵，由於成元法師之不食肉，證明斷肉並不碍於南傳教法的修持，若南傳大德都能向成元法師看齐，則我的志願，即可實現，這是我於禮讚成元法師之餘，又不勝其慨歎的！

最後我要深深懺悔，我這次無明發動，妄想團結南北佛教實現人間淨土，寫了一篇勸南傳大德斷肉的文章，得到成元法師的反應，我才知道這事太不容易。但是想到古人爲了宏法利生，受過多少苦難。我爲解除無量衆生的痛苦，建立人間淨土的模型，縱遭受毀譽漫罵，亦所甘心。這不是三言兩語能辦到的事，我還要繼續勸告南傳大德，斷除肉食。扼要言之，小乘食肉，初期教法，不但諸經具載，而且清涼判爲一時，慈恩稱爲漸教，久有定論。南傳大德若肯發大心，必爲佛教及世界文化，放一異彩，只有南傳大德，負得起這個光榮責任。此外我還要說的，佛教徒寫稿主張食肉，不但謗佛謗法，而且筆端必有無數冤魂圍繞。若不爲人信受，還算幸事，若是爲人信受，輾轉流傳，殺業無窮，有其當然後果。這不是爭氣氣的事，我希望成元法師及與成元法師抱同一看法的人，加以考慮。

（全文完）

中華佛教文化館

緬甸迎佛記

——自由中國佛教的喜劇——

樂 觀

記得某人說過這麼一句話：「路是人走出來的。確實不錯，天下事一切都在人，所有的事業都是人做出來的，俗說也說得好，「世間無難事，只怕心不專」，拿佛法的道理來說，就看你能不能發心，能發心去幹，能夠堅持貫徹始終勇猛精進不懈不怠的去幹，任何艱難的事都能把它做成，從這次「中華佛教文化館」向「緬甸佛教會」迎請佛像這件事來看，就可得到證明。在目前國際環境空氣當中，進行這件事，本來是一個奢望，居然能夠成功，理想竟成為事實，不能說不是奇蹟？也正是自由中國佛教在國難中的一件喜事！其中也有一段經過，值得向大家報告一下：

談起這件事，倒還有一段因緣呢！記得去年新年第二日東初法師給我寄來一封航信，說他近想在北投風景區創建一所「中華佛教文化館」，專心致力於佛教文化事業的發揚，我看了那一行字，為之一驚！我覺得他主辦的「人生」雜誌，六年來已經夠他吃力了，肩上的那能還再加上這個重擔，未免有點大膽了吧？在那封信的末端並說希望我給他幫忙。還說會館並為我預備一間臥室，以便我將來回國時有好的掛搭所在。我倒感謝他這種甜言蜜語。但我對文化館這個名稱，主張把「會」字取消，就用「佛教文化館」名稱，這比較雅緻，東初法師對我的意見也表示同意。後來他又來信說，文化館需要供設一尊五尺高的釋迦佛坐像，只是臺灣塑匠技術太拙，不美觀，想請一尊緬甸出產的玉石佛像，起頭是說請我探聽需要多少錢，漸漸說到正題了。

我同東初法師，在戰前只仰慕他的名，却不曾見過，勝利後中國佛教會在南京召開代表大會，那時他以江蘇佛教代表資格出席，我是浙江佛教代表，因那個機會我們才初次見面，開會當中，也沒時

間同他攀談，會後各處一方，也不會通信往來，那時我腦子裏，只留下他那個魁偉氣魄的印象就是，要說關係的話，是一點也沒有，我與他既不同派，也不同師，不是同學，也不是同鄉，更不同什麼新派舊派，（我從來不承認佛教中有所謂新派舊派）「五同」觀念，沒有一個，還是共匪席捲大陸時候，我由滬奔到臺灣，我同他才再次見面，我留臺灣三月，常常同他敘談，那時候我才漸漸認識到他這個人，覺得他是法門中一個有懷抱有作為有血性的漢子，我對他的印象更深刻，所以我在流亡光陰中，不時同他通信，他這次在臺灣建築「中華佛教文化館」，以他的才智氣魄和願力，一定成功。他有這樣大的宏願，今天把請佛像這件事付託與我，要我幫忙，我怎能對他提出無情的面孔拒絕他呢？我望？我處世為人，只重公德，不計私情，凡是光明正大，豈起背脊骨在法門中做人的人，不問老幼，我直覺上，東初法師這次他把請佛像這件事付託與我，我是應當盡力來流點汗水，因為這是自由中國佛教的一件美事。

事情固然應當辦，可是，怎樣辦呢？我本身是個窮和尚，目前住在緬甸寺中，度著鉢生混，當緬甸和尚，那是沒有一文進賬的，雖然此地富有，我平常所往來的，只是幾位忠貞人士，佛法善友，再說身上披了緬甸高貴的黃色袈裟，也受著律儀的限制，不能伸手向人要錢，而且生活環境又不同。我想如果能夠得到緬甸人來贈送，那才吃香，有光彩，我動了這個念頭，決定向國際路線去試探一下。

真是「無巧不成書」，我剛剛動了這個念頭，緬甸佛教大學副校長宇那迦底那大師，來我茅蓬坐

談，他與我國法勤法師同在印度讀過書，他對中國僧徒的生活習慣相當了解，也很明白中國的人情事故，我同他過從很密，友誼頗稱篤厚，因此我們談話可以隨便，當時我向他提說這件事，他問我，華僑信佛的人多，未必沒有人捐獻嗎？我說不要說是向華僑化一尊佛像，就是十尊八尊也不難，只是不比由貴國贈送來得光彩就是，他說：好嗎！在我看來就是緬甸信佛捐獻，也不見有怎樣大的光彩，如果是得到緬甸佛教權威機關來贈送，那才說得上是光榮呢！他的話雖如此說，我却不打這個妄想，目前緬甸與自由中國是處於真空狀態，政治關係脫節多年，彼此無邦交，談佛法的關係嗎，我自由中國佛教與緬甸佛教一向少有聯絡，尤其在現時空氣當中，要求緬甸佛教會來贈送佛像，豈不是有點不趣嗎？他以為我這種顧慮是多餘的，他一再地囑咐，「佛法是不分家的」，竭力鼓勵我鼓起勇氣去嘗試，然而我總覺得太渺茫了，為了他的一片熱情，勉強同意他這個辦法，他真是熱情的人說過之後，馬上帶我去和平塔佛學會見該會總務主任宇頂氏，我們說明來意之後，那利到像「百餘機」一樣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啊！宇頂氏表示，自由中國成立「中華佛教文化館」請該會贈送佛像，以便自由中國佛教徒得能瞻仰緬甸的光輝，這件事，他表示同情樂意幫忙，只是他個人不能完全作主，最好由自由中國佛教文化館來信，說明請佛像的意義，待該會開會時提出討論再作決定，他並且表示，萬一佛教會方面不能通過，那時再另想別法，或登報徵求緬甸善信來捐助，當時得到該會負責人這番誠懇的答覆，我同來馬上飛函通知東初法師，請他迅速直接去信該會要求，說不定有結果，這時我眼中好像見到光明，身體也覺得輕鬆了。

過了好久，接到東初法師四月三十日來信說，

